

“影长情短”：国产爱情电影的不能承受之重

王婷

《坠入爱情》是“读库·哲学系”译丛中的一种，作者萨布丽娜·切尔奎拉这样解释爱情：对于每一个个体而言，它是一种毫无准备的“坠入”，“与是否值得或个人意愿都没有关系，我们被迫坠入一种停顿状态，就像一场赛跑被强行中断”。正如李宗盛歌中所唱的那样：爱情它是个难题，让人目眩神迷。于是，情不知所起，“坠入”是如此猝不及防。

如果说电影存有某种经典类型的话，爱情片必占重要一席，或浪漫、或伤感、或青春、或坚韧、或遗憾地敲打着观众那颗随时“坠入”的心。近期电影市场上，爱情片同样彰显着自我的在场，《这么多年》《倒数说爱你》和《请别相信她》等影片的相继上映提示着观众对这一题材的偏爱。

爱情的在场与缺席

五月的影市向来与爱情片交好，纵观近十年来这一档期的电影票房数据，爱情片常常居于第一，远有《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2013)、《同桌的你》(2014)、《北京遇上西雅图之不二情书》(2016)、《后来的我们》(2018)，近有《你的婚礼》(2021)、《我是真的讨厌异地恋》(2022)。作为一种强社交属性的类型片，爱情片拥有得天独厚的观影意愿，结伴观影的概率较高，尤其是情侣观影的概率更高。以今年为例，根据猫眼研究院的调查数据显示，《这么多年》和《倒数说爱你》的单人观影比例分别是67%和71%，占据同档期影片的前两名。可见，爱情片作为中国电影的必备类型，始终是一种银幕刚需。

然而，观察近年来国产电影类型的谱系，爱情片的位置却有着特别的意味。从影片出品和市场份额来看，它具有很大的体量，是国产电影中无法忽视的存在。但从观众满意度和影片质量而言，国产爱情片的未来之路显然道阻且长，在某种意义上反而成为被忽视的部分。由此，我们看到，一方面银幕上频繁上演着与爱情有关的故事，另一方面这些爱情似乎陷入了某种魔咒，体现为整齐划一的单向模板，以一种极化的外衣包裹了爱情的“真空”。

于是，失却了重力的爱情难以完成“坠入”的基本动作，更难以与观众形成



《这么多年》(上图)《倒数说爱你》(左图)等影片的相继上映，提示着观众对爱情题材的偏爱。



《这么多年》(上图)《倒数说爱你》(左图)等影片的相继上映，提示着观众对爱情题材的偏爱。

联结，造就了如今爱情片的尴尬处境。也正因此，2021年底上映的《爱情神话》成为国产爱情片坐标里的一个“例外”，昭示了大众对爱情片的多重期待和多元想象。

曾几何时，国产爱情片没有唯青春化是瞻，不绝对推崇流量明星的脸，讲述的是凡夫俗子坠入爱情的故事。《爱情麻辣烫》里都市人的爱情画卷关于每个年龄段的饮食男女；《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以决绝的姿态刻画了爱情的不朽；《独自等待》用喜剧形式描摹了“身边溜走的人”和爱情的遗憾……这些爱情的纷繁模样，在当下的银幕上鲜少看得到，它们的相继缺席成为国产爱情片迈向单一魔咒的注脚。

爱情电影的路径依赖

如果说曾经的国产爱情片图谱中

以都市特质摇曳着爱情的魅力，那么近年来的这一类型则尤其偏爱青春化叙事，从2013年的《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开始，当年该片的票房胜利开启了爱情片叙事的新模式——青春+爱情。《匆匆那年》《同桌的你》《左耳》《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七月与安生》《谁的青春不迷茫》《如果声音不记得》《你的婚礼》《我是真的讨厌异地恋》《十年一品温如言》等影片汹涌而至，一再固定着银幕中爱情的形状。

而这种稳固的爱情电影配方逐渐成为制作策略上的一种路径依赖。

依赖之一来自纸媒时代风靡一时的青春爱情小说，跨媒介改编释放出IP的巨大能量，滋养了爱情电影的类型轮廓。改编自辛夷坞同名小说的《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作为起点，标识了爱情里的青春造型，改编自安妮宝贝同名小说的《七月与安生》则作为巅峰，呈现出银幕上爱情与青春结合的最大公约数。

同样地，正在上映的《这么多年》也取材自八月长安的同名小说，作为其“振华三部曲”（《你好，旧时光》《暗恋·橘生淮南》《最好的我们》）中《你好，旧时光》的番外，再次张扬了本土改编的吸引力。不过，值得肯定的是，影片的导演季竹青在将这部作品的影像化过程中，没有一味执着于所谓“真空爱情”的描摹，而是以真实的细节努力体现人物的丰盈与现实的质感，如重男轻女的原生家庭问题贯穿于整部影片，架构了别扭、敏感和自卑的陈见夏；如李燃回陈见夏“你读书是为了求知还是脱贫啊”，陈回答道“我就是想靠知识改变命运”，等等。如此的处理使《这么多年》的“纯”滤镜少了许多，影片光滑的轮廓多了几分毛边，爱情的升华与个体的成长同频，进而获得某种可信的力量。

同档期上映的《倒数说爱你》则提示了国产爱情片的另一重路径依赖——对同类的“拿来”与借鉴。影片由台湾导演林孝谦执导，讲述了坚贞爱情与时间齿

轮的角力。根据导演的自述，故事的构思来自电影《想见你》和《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因此时空穿越是影片很关键的核心桥段，也作为奇幻元素亮点勾连起整个叙事。不过，《倒数说爱你》只模仿了《想见你》与《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的外衣，未能将其内里复刻，以至于陷入一种悬浮的表达和廉价的自我感动。同样的情况还出现在《在世界中心呼唤爱》《你的婚礼》等其他国产爱情片中。

总而言之，跨媒介的本土改编与同类借鉴共同构筑了国产爱情片的整体结构，在消费主义的逻辑下，这一结构似乎一直拥有市场效力，伴随短视频营销的推波助澜，成为电影票房的宠儿。

“坠入”时代情绪的时差

“纸短情长”一词指简短的信纸无

法写尽深长的情意，形容情意深长。与之相对，国产爱情片则常常陷入“影长情短”的桎梏，成为其不能承受之重。尽管如《这么多年》显示出跳脱既有模式而努力，亦仍旧难免流于同质化，更遑论其他。

遗憾的是，大多国产爱情片没能坠入爱情，而是“坠入”了时代情绪的时差里，似乎爱情的模样仅在十多年前的时代情绪里兜兜转转，不再继续生长，甚至拒绝长大。然而，银幕外当年阅读“振华系列”的读者已经长大成人，因此《这么多年》里为了高中恋人甘心情愿等待十年的痴情李燃这一设定变得不够可信。更重要的是，十年后他们归来仍是彼时的少年和少女，无她（他），只为彼此，这样的处理使影片的后半部分似是而非，难以形成叙事的逻辑闭环。而爱情的动人除了坚定，遗憾也本是答案之一，所以《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情书》成为了关乎遗憾的爱情经典。

当然，这种时差效应并不是个例，在安妮宝贝、九夜茴、饶雪漫等当年流行一时的作家的作品改编中常有迹可循。时代的情绪有其特定文化背景的供养，如今那时的情感结构已然不复，颇有意味之处在于，2014年安妮宝贝宣布已改名为庆山，宣告了自我心境的下一页与个人书写的新阶段，而国产爱情片仍一次次坠入时代情绪的时差。

值得深思的是，不少观众愿意为这份时差买单，截至目前，《这么多年》共收获电影票房2.87亿元，位列这一档期的票房第三名，《倒数说爱你》的票房则远不及《这么多年》，取得2584万元。可即便如此，较之4月15日上映的爱情片《爱很美味》的1455万元票房，《倒数说爱你》仍明显领先。耐人寻味的是，《爱很美味》的口碑普遍较佳，抛弃了狗血和鸡汤，更没有煽情与催泪，以轻盈的姿态坠入爱情，展示了都市男女的食色人生，现实困境与自我矛盾。在这个意义上，《爱很美味》的“进场”是国产爱情片的惊喜，而如何平衡电影的艺术性、院线排片、市场票房等之间的关系，则是国产电影仍要持续反思的命题，毕竟，爱情从来都不应只有一种模样。

（作者为西北大学文学院助理研究员、博士后）

谈谈国产悬疑影视剧中独特的小人物侦探形象

桂琳

刚刚播完的《漫长的季节》(以下简称《漫》)，集中展现了国产悬疑类型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尝试，已经确定起的一些不同于英美和韩日的中国特色。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其中的小人物侦探形象。

所谓小人物侦探，指的是以非职业警察作为重要的侦探形象，而且“侦探”们大多是社会底层的小人物。放在世界坐标中来看，小人物侦探已经成为中国悬疑类型创作中比较独特的人物形象，值得细细研究。

生活细节与探案过程水乳交融

可以说，《漫》收获的高流量与高口碑，离不开剧中小人物侦探的出色塑造。

首先，小人物侦探的成功塑造让《漫》不仅有扣人心弦的悬疑，更有有血有肉的人物和感人肺腑的情义。破案三人组都属于小人物侦探。主力“侦探”王响(范伟饰)，作为一名优秀的工人，对工厂有着深深的依恋和强烈的使命感，将自己的全身心献给了工厂。作为传统父亲，他深爱自己的儿子，但却不能体谅和理解儿子作为独立个体的理想和追求，而只是以自己的标准和原则去规训儿子。他的两位侦探搭档：龚彪(秦昊饰)，一名1990年代的大学生，下岗后却一直走着人生的下坡路；马德胜(陈明昊饰)曾是刑侦队长，算三人中最接近专业警察的，但因为自己的火爆脾气愤然辞职而成了一名普通群众。

剧集通过三个小人物在破案中的种种不靠谱和件件不着调，使得小人物侦探的生活细节与探案过程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更是巧妙地将他们18年前的意气风发与如今的孤单落寞一点点抽丝剥茧地呈现出来。尤为令观众动容的是三个老头之间的情义流动。尽管他们性格各异，但对情义的珍重让他们走到了一起。也正是龚彪的重情和马德胜的重义，才最终支撑着王响追寻到案件的真相。

其次，以小人物侦探作为主角让《漫》有能力与历史和时代进行紧密的

对话。国企改革和下岗大潮这些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环境，一直与这几个小人物侦探的命运形成共振。以王响来说，他从一个活得有底有面的人到变得手足无措，甚至幻想靠协助破案来保住自己的饭碗，却最终丢掉工作，妻儿双双离世。王响的状态改变就是工厂状态 and 时代巨变的一种隐喻。而围绕着碎尸悬案的厂长、假港商、保卫科长、沈墨大爷这些权力结构中的各色人等，不仅趁乱中饱私囊，私欲横流，甚至可以轻易毁掉王响、沈墨、龚彪等底层普通人的生活，让我们看到剧集埋藏在悬疑下面的丰富历史内容和社会批判。

最后，小人物侦探的刻画甚至让《漫》将视野投射到对人类某种共同生存困境的思考。三个小人物侦探已步入老年，但他们都困在18年前的时光中难以自拔。王响因为儿子不明不白的死亡而一直难以释怀，马德胜则根本没放下那个疑点重重的案件，龚彪的怀才不遇干脆让他停留在梦想中，不愿面对真实的生活。这种被困在时间中的痛苦不仅属于他们，也属于大多数人。经由他们，《漫》触探到了人与时间的那种复杂关系。借由18年后重新去查明案件的真相，王响和他两个衰朽不堪的老伙伴勇敢地面对了这种人与时间的两难困境，并在与时间的搏斗中完成了与自身的和解。剧集最后的镜头让王响再次面对18年前的自己，观众为他终于走出了时间的废墟而悲喜交加。

时代表达和人性探索有机结合

《漫》中这三个塑造得如此成功的小人物侦探，其实是建立在国产悬疑类型不断探索的小人物侦探谱系上的。

比较早可以追溯到2006年的《疯狂的石头》，这部小成本犯罪片比较独特的就是塑造了包世宏(郭涛饰)这个小人物侦探。借由这个濒临下岗的工人，影片让悬疑类型与中国社会现实建立起联系，进而处理大陆经济高速发展中出现的大量现代主义主题。不过，

《疯狂的石头》更多是对西方后现代黑色喜剧的摹仿，导致人物形象塑造并没有成为影片的重点，其中的小人物侦探形象更多承担的是工具化功能。

第二部比较重要的作品是2017年的《暴雪将至》，其中塑造的小人物侦探余国伟(段奕宏饰)与《漫》中的王响已经比较相似。这个曾经的厂劳动模范为了能够更加进步，于是积极投入到一个连环杀人案的侦破之中，并由此陷入疯狂并丧失爱人。影片将故事背景也放在了1998年国企改革和工人下岗大潮中，暴雨的大雨，巨大的工厂设备和破落的小街都象征着一种动荡不安，余国伟由此也成为时代的表征。但这部影片过于倚重和模仿韩国现实主义黑色电影，小人物侦探的形象沦为抽象的符号，缺少了中国本土生活的丰富色调和质感。

2019年《平原上的夏洛克》则是对小人物侦探本土生活质感的一次尝试，两位乡土侦探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但这部电影的重点并不在悬疑类型的打磨，所以是生活有余，悬疑不够。除了这三部比较典型的小人物侦探片，国产悬疑类型影视作品中的小人物侦探还有很多，如《白日焰火》《追凶者也》《爆裂无声》《白夜追凶》《双探》等都在小人物侦探塑造上各有特色，但也都如前三部作品一样存在各自的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小人物的生活质感、时代信息与侦探的专业素质之间的融合一直没有达到理想的水平。

到了《漫长的季节》，三个主角可以说是国产悬疑类型中目前为止最成功的小人物侦探形象。他们既是中国本土生长出来的立体丰满的小人物形象，蕴含丰富的时代信息，还代表着某种普遍的人类困境，同时又兼具悬疑类型所需要的探案能力，由此成为了将悬疑乐趣、时代表达和人性探索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小人物侦探形象。

美善伦理与底层叙事双线并重

悬疑作为世界范围的成熟类型，到

目前为止主要形成了英式理性推理、美式硬汉侦探和韩日社会问题犯罪三大经典资源。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很多悬疑作品都有对这些经典资源的摹仿和借鉴。但中国当代悬疑类型发展过程中，已经呈现出与英美和韩日不同的一些特点，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对美善伦理和底层叙事的重视。国产悬疑类型之所以一直在不断探索小人物侦探形象的塑造，也正是因为这一形象就是美善伦理与底层叙事相结合的产物，从而成为中国悬疑类型创作中比较独特的人物形象。

从美善伦理来说，对伦理问题的表达在英式理性推理和美式硬汉侦探中都不大重视，这与欧美文化传统有很大关系。韩日社会问题犯罪开始重视对伦理问题的呈现，但它们在表达中更偏向于展现伦理之恶，甚至是一些畸形的伦理关系。重视美善伦理，使得中国悬疑类型更强调人物之间情感的正面力量。而以小人物作为主要的侦探形象，恰恰十分有利于在侦探情节中注入情感力量。《漫》中不仅有三个小人物侦探之间的情义表达，还有围绕着三个小人物侦探丰富的父子情、夫妻情、恋人情、姐弟情、工友情等，让这部作品蕴含着强烈的情感浓度，深深打动了观众。

从底层叙事来说，亦使得中国悬疑类型十分重视小人物形象塑造。小人物塑造可以用于罪犯形象，但更好的表达则在以小人物侦探形象塑造上。如前面我们分析的《疯狂的石头》《暴雪将至》中所塑造的下岗工人侦探形象，《平原上的夏洛克》中的乡土农民侦探形象等。小人物的个人困境与悬疑探索并置呈现，使悬疑类型与中国社会现实之间建立起紧密的关联，由此具备强大的现实主义表达能力。《漫》中的三个小人物侦探就各自有着不同的个人困境，并由此携带着丰富的社会信息。尤其是王响这一复杂的下岗工人和传统父亲角色，已经具备了现实主义典型人物的特征。

小人物侦探形象的成功经验，显示出中国悬疑类型的某种可行发展方向。那就是在遵守悬疑类型基本惯例



与合理借鉴经典资源基础上，建构符合中国文化现实需求的新悬疑类型，并带来悲悯、同情、包容等新的悬疑类型美学特质，甚至能够为世界悬疑类型提供新鲜元素，有能力打入国际悬疑类型市场。《漫长的季节》让我们看到了这一方向的发展潜力。

国产悬疑类型一直在不断探索小人物侦探的塑造。秦昊在《漫长的季节》中扮演的“民间侦探”龚彪(左图)，虽然一直走着人生的下坡路，却始终怀揣着情义。段奕宏在《暴雪将至》中扮演的余国伟(下图)，是一个与《漫长的季节》中的王响相类似的人物。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学院院长教授）